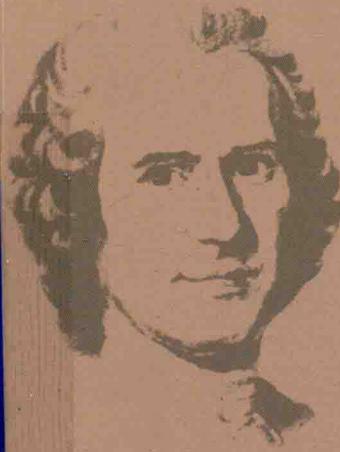


SAVE
NATURE
FOR
MODERN
SOCIETY



为现代社会而 拯救自然

卢梭的「自然学说」释义

潘建雷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为现代社会而拯救自然

卢梭的『自然学说』释义

潘建雷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现代社会而拯救自然：卢梭的“自然学说”释义 / 潘建雷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0

ISBN 978-7-5426-6381-8

I. ①为… II. ①潘…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8721 号

为现代社会而拯救自然：卢梭的“自然学说”释义

著 者 / 潘建雷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381-8/B · 594

定 价 / 5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219025

**本书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学术文库系列丛书**

导论 卢梭的思想体系 及自然的位置

一、卢梭思想的精义

康德曾称赞卢梭是“人世的牛顿”，他写道，“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乱和毫无关联之差异的地方，牛顿破天荒地觉察出秩序与守恒是高度简洁地结合在一起。自牛顿以后，彗星就沿着几何轨道运行。而卢梭是第一个在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的本性形式之下，发现了深藏的人的本质与隐蔽的法则的人，卢梭的观察证实了天意与这些法则是一致的。”^①200多年来，这一直都被视为是溢美之词。其实，康德的评价绝不只是恭维，实际上它道破了卢梭思想的精义。与牛顿对物理世界运行规则石破天惊般的洞察一样，卢梭的思想也揭示了道德世界(moral world：人世)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卢梭的“思想体系”的主旨是试图以“自然的简约平衡体系”为基础与模范，融合“自然的优点”与“文明的优点”，剔除文明社会的浮华，净化传统与习俗，克服功、名、利、禄对人的异化扭曲，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自由独处者与简约社会；并据此理想人格与理想世界引导现代文明社会的向善运动，至少停止滑向更恶。

这场人类自我救赎运动以自然原理为准绳，以“身体的痛”与“良知的悔过”为现代人行动的约束力，从独处个体、家庭生活、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一以贯之，各阶段的教育与改造互为条件与限度，力的平衡机制与平衡点亦随之改变，形成了一条颇具深度的、匀速运动的轨迹，塑造了一个从独处的自然人格、

^① 康德，《片断》(第八卷)，第630页；转引自卡西尔，2002：22。

健康的家庭生活、风化醇正的市民社会到道德法治国的社会体系，一个几近完美又危如累卵的“道德平衡体系”。卢梭的思想体系贯穿了一条基本的线索：大自然指引人们往好的方向运动，社会则引诱人们走上了邪道；然而鉴于社会处境之于人的必然性，要引导人们向善，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毒药中寻找解药”，依据自然原理匡正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

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者都会承认，要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找到一条“不偏不倚”的理解思路，是一项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这不只是因为卢梭本人在他的文本与生活中一直寻觅这样一个“中道”的运动轨迹，并为摆脱所谓的“奴役”与“控制”而痛苦不堪，更因为身处价值纷扰、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个人要想守持自己简单的生活世界与道德人格，犁出一条清晰、匀速、深刻的运动轨迹（存在状态）绝非易事，这必然是一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逆旅。

二、卢梭论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卢梭研究著作中，争论最激烈，也最难达成一致的问题，大约就是卢梭的思想是否前后一致？按彼得·盖伊教授的说法，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就可以分割卢梭研究者的阵营。其中，多数的卢梭研究者都持否定看法，而且每一派都各有主张。^① 至于这些主张的对错得失，暂且存而不论。本书以为，首先应当先听一听卢梭本人的说法。

（1）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获得第戎学院的奖项之后，引起了学界与舆论的反响（更多是责难），卢梭自己也撰写了多篇文章与各方辩论，《纳尔西斯的前言》即是其中一篇。在这篇文章里，卢梭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体系”^②。卢梭在《忏悔录》中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按他的说法，在这段时期内（大约是1752年），他就开始构思其思想的“庞大体系”了。^③

（2）在致马勒塞尔伯的第二封信（1762年1月12日）中，卢梭明确说明了这一体系的主干：“在前往探望狄德罗的路上发现的真理，散布在我的三本主要著作里，即一论、论不平等与教育论文，这三本书不可分离，一起构成了一个

^① Wright, 1929: 1,6.

^② Rousseau, 1997a: 96.

^③ Rousseau, 1995: 309.

统一整体。”^①随后，在1769年完成的《忏悔录》（第九卷），卢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言论，《论不平等》里早就有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论，《于丽》里也早就有了。”^②

（3）1776年完成的《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一书，应该是卢梭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最明确、最具总结性的一次。在第三次对话中，卢梭借“法国人”之口宣称，自己的思想是“健康、简单(simple)”的学说，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一以贯之、毫无矛盾”的体系。^③卢梭笔下的“法国人”说道：“这个体系可能是错误的，但在发展这个体系的过程中，他以一种真诚的方式刻画自己，如此独具一格与明确，我是绝对不可能弄错的。”^④他还进一步指出，自己所有的著作构成的这个全体，贯彻了“一项伟大的原则”，即“自然让人快乐与善良，社会让人堕落与痛苦”。^⑤

事实上，卢梭在世之时就已经有不少人指谪他“前后矛盾”、“言行不一”，这让他深为苦恼。在晚年的三部自传作品中，卢梭无数次坦承，自己遇事总是犹豫不决。一方面，他试图坚持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另一方面，“爱人的心灵”、“热情的社会精神”，又总是导致他为周围的人所牵制，深受“舆论”所累。按卢梭自己的说法，自他踏入巴黎那一刻起，矛盾丛生的痛苦状态就如影随形；无数次的职业变化、三次改宗、社交生活的种种变故、与情人的纠结，际遇跌宕起伏，犹如戏剧一般。《忏悔录》的下卷，特别是第七、第八章的社交生活最能反映卢梭的无奈与痛苦。在临终前草创的《一个独处者的漫步遐思录》（简称《遐思录》）中，卢梭说道，他这个“最爱社会交往，最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的旋涡中生活，在这里，我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我的心灵所需的那种境界”^⑥。直至1776年秋季（逝世前约两年），卢梭才在《遐思录》的第一次散步中提到，自己总算勉强解脱了这种纠结的状态，“我的心恢复了彻底的平静”^⑦。

① Rousseau, 1995: 575.

② 卢梭, 1986: 503.

③ Rousseau, 1990: 209.

④ Rousseau, 1990: 212.

⑤ Rousseau, 1990: 212.

⑥ Rousseau, 2000: 1,18.

⑦ 卢梭, 1986: 4.

那么，一个是“惶惶不可终日、无处栖身的灵魂”^①，一个是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二者之间能没有影响与冲突吗？影响当然是有的。我们从卢梭著作激情澎湃的行文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自己也曾告诫读者，应当小心剔除社交生活给他造成的情感波动与怒气。^②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就推论认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冲突。其实，自卢梭 1750 年誓言，要按照自己的“原理”生活，“超越运气与舆论”，做一个“自由的、有德性的、自给自足的人”开始，他就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意志去贯彻之，尽管厄运与变故不断，但始终没有放弃过。按康德的说法，这种“诚恳坦荡”、“坚定如一”的意志是卢梭著作的灵魂。^③研究者如果忽略了这一主线，而醉心于一些只言片语、细枝末节与奇闻轶事，那就本末倒置了。

三、各种“主义”之争与“乌托邦”学说的简评

1. “主义”之争

就卢梭的这些自我反省与评价，彼得·盖伊教授很感叹地说道：“真正严肃对待卢梭的自我评价的研究者屈指可数。相反，多数批评者都在某一本或几本主要著作当中，或者一些灵光闪现的警句隽语中，寻找或者假装找到了‘卢梭的本质’。”^④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卢梭思想统一性的争论及其否定意见，大多数是研究者们的发挥与创造；抓住一点，无视其余，衍生出了许许多多都宣称源自卢梭却截然对立的主义：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反动、新教主义、天主教主义和无神论、法国革命及其倒退；人们总是时不时地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卢梭著作的观点，或者源自卢梭的著作，或者是卢梭的著作强化了它们。^⑤

至于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主义的功过得失，彼得·盖伊教授在给卡西尔的《让-雅克·卢梭的问题》撰写序言时，做了充分的回顾与评论，这里不再

^① Rousseau, 1995: 351.

^② Rousseau, 1995: 536.

^③ 这一评述见康德，《文集》，第 624 页；转引自卡西尔，2002: 8。

^④ Peter Gay, 1989: 3-4. 据亨德尔的考证，1878 年卢梭逝世 100 周年研讨会上就有“卢梭的本质”或者说“正宗的卢梭”之类的说法。Citizen of Geneva, Charles William Hendel edited, 1.

^⑤ Hawthorn, 1987: 19.

赘述。在他看来,研究者之所以胡乱肢解卢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原因^①: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给卢梭涂抹了太多的颜色^②;其次是卢梭自己激情四溢的写作风格与夸张的用词,给研究者造成了错觉,常常掩盖了他的本意;三是“卢梭的生平让其解释者的想象力和批评能力走火入魔”。或许是因为卢梭的传奇生涯让一些有文艺气息的人青睐有加,所以第三种理解方式的市场行情比较好。这一路数中名声最响的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也是批判卢梭最积极的。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白璧德对卢梭的解读,几近偏执地遵从“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的原则。实际上,白璧德的误读远不止盖伊教授所批评的“只关注传记”、“乱用传记”^③而已;他是想说明,“一种伟大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伟大的习俗”,然而卢梭及卢梭主义者却强烈反对“对人性法则的适应”,鼓吹放纵无边无际、捉摸不定的欲望,由此导致了现时代人的道德沦丧。一句话,是卢梭及其追随者“让人丧失了人性”^④。

总而言之,我们很难期待从卢梭研究的这些“主义”中得出什么共识与启迪,对此恩斯特·怀特有一句精妙的总结:“这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现它。我们只想荣耀他,或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想中伤他。”^⑤

2. “乌托邦”的误读

至于卢梭研究中的“乌托邦”学说,列奥·斯特劳斯学派的“古今之争”与斯卡拉的“人与公民”的解读是最负盛名的。大体来说,两路人的解读是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卢梭构筑了自然状态、黄金时代(人类社会的青年期)与斯巴达的公民状态等三个乌托邦来否定现代文明社会。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卢梭第一次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并试图返回古典思想之中寻求解决方案。^⑥鉴于列奥·斯特劳斯派在卢梭问题上引发的似是而非的混乱,我们就以列

^① Peter Gay, 1989: 13–15.

^② 盖伊教授认为,丹纳的《旧制度》是卢梭学说引发大革命的论调的源头。其实,英国首相柏克也功不可没,他是主张卢梭思想直接导致大革命的第一人。柏克在 1791 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是革命者中“最像卢梭的人。确实,他们全部像卢梭。……在这位虚荣伦理学的道德说教者的倡导下,他们在法国试图重建人的道德。……我确信,卢梭的著述会直接导致这种可耻的罪恶”。柏克,2001: 196—202。

^③ Peter Gay, 1989: 16.

^④ 白璧德,2003: 231—233。

^⑤ Wright, 1929: 5–6. 研究者攻击卢梭的思想“矛盾”、“前后不一”,甚至“疯狂”的具体观点,Gustave Lanson, 2006: 11–13; Peter Gay, 1989: 4–8, 13–16; Wright, 1929: 1–6。

^⑥ 列奥·斯特劳斯,2006: 257。

奥·斯特劳斯及其弟子布鲁姆、吉尔丁、普拉特纳等人的解读作为靶子来说一说。

大体而言，列奥·斯特劳斯派对卢梭的解读可以归纳如下：“哲学家的任务是弄清楚人的真正本性是什么，并且在此基础上界定出好的政治秩序的条件。”^①卢梭的进路就是“对过去的崇拜”，他以“自然状态”与“斯巴达城邦”两大古典观念否定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复燃了古代人与近代人之间的争论”，而卢梭思想的张力则是来自“返回自然状态”与“返回城邦”之间的冲突。^②因此，在这一阵营之中，有人认为，卢梭学说是要直接建立一种“自然国体”^③；也有人主张“希腊城邦与罗马最好地满足了自由社会的诸需要，尽管它们也并非是完善的，卢梭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要对它们进行改进”^④。

斯特劳斯学派对卢梭的解读只取了卢梭思想的一半；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适合美国“世界主义”与“普遍人权”的意识形态的一半。^⑤其实，斯特劳斯派所谓的“古今之争”根本不是卢梭的一个核心问题。卢梭在《二论》与《爱弥儿》中曾经就自己思想“体系”的意旨各做了一次精辟的总结。这两次总结是批判“乌托邦”的理解路数的最佳证据：

因为我有幸生长在你们中间，所以在思考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确立的平等与人类自己设置的不平等的时候，我如何能不思考其中的深邃智慧，这种智慧，在这个国家里快乐地结合了自然的平等与人为的不平等，以最接近自然法、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促进了公共的秩序与个人快乐的维持？^⑥

在一个共和国之中，把自然状态与公民状态的全部优点结合起来，把让人免于一切恶性的自由与提升人达到德性境界的道德结合起来。^⑦

^① 布鲁姆，1993：645（载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

^② 列奥·斯特劳斯，2006：258—260；普拉特纳，2009：104。

^③ 吉尔丁，2006：1—2。

^④ 布鲁姆，1993：647。

^⑤ 哈贝马斯，2003：5。

^⑥ Rousseau, 1997a: 114.

^⑦ Rousseau, 1979: 85.

四、对卢梭思想“体系”研究者的回顾

到 20 世纪初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政治流毒逐渐淡化，卢梭研究有了相当的起色。不少人开始提倡以一种整体的视野来把握卢梭的思想；其中，古斯塔夫·朗松、恩斯特·怀特、卡西尔对卢梭思想体系的研究，一直都是卢梭研究中的奠基之作。

1912 年卢梭诞辰 200 周年之际，朗松发表了一篇卢梭研究的重要论文：《让-雅克·卢梭思想的统一性》。这篇论文虽然简要，却是卢梭的“思想体系”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这篇文章中，朗松指出，卢梭无疑是一个极端敏感、富有想象力的人，他跌宕起伏的情感状态也确实渗透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正因此，朗松才要求研究者放弃以一种纯粹哲学推理的视角来看待卢梭的“体系”，因为根本就没有“严格的方法论结构”与纲目清明的体系，也不要纠缠于卢梭夸张的“文字表述”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更要在作者与他的作品之间拉开适当的距离。^① 朗松主张，应该“尝试着以一个整体的卢梭来看待每一本著作或每一次发展”^②。他认为，要理解卢梭的“体系”，首先要把握住卢梭的总问题：“在既不返回自然状态，也不拒斥社会状态的优点的情况下，文明人(civil man)是否可能恢复自然人的好(goods)、纯真无邪(innocence)与快乐(happiness)。”^③

可以说，朗松的这一精辟论断切中了卢梭思想的神髓。在这一主题的观照之下，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理顺卢梭思想的框架。按照朗松的观点，《一论》力主批判，批判文明社会腐朽的风化对人的败坏；《二论》主张“社会是一个应受谴责的、却也必要的状态”，准确地说，社会是人类应对自然压力、保全自身的好东西，同时也是败坏人的坏东西。在《二论》中，卢梭也清楚说明，现代人必然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并借助社会生活”。因此，卢梭的改革方案就是：以自然状态的人作为理想，实现个人的私人意志到普遍意志的全面改造。具体地说，《爱弥儿》与《新爱洛伊丝》主导私人意志的改造。前者的主要任务是如

^① Gustave Lanson, 2006: 15,26.

^② Gustave Lanson, 2006: 14 – 15.

^③ Gustave Lanson, 2006: 19.

何确保与巩固人的自然的好，后者是“个体的内心生活”、财产制度与“家庭生活”的革新。至于《社会契约论》，首先是“公民教育”，而“国体的计划”(plan of constitution)尚在其次。因为要让“人民的意志”变成“理想的普遍意志”(ideal general will)，唯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好的个体意志”或者说有德性的公民。简单地说，“《社会契约论》补全了《爱弥儿》”^①。

怀特与卡西尔继承了朗松的开创性研究，他们肯定了朗松对卢梭的核心问题的把握，也都主张以一种统一的视角把握卢梭的著作与思想，并鉴于郎松研究失之宏观的问题，拓展了朗松研究的深度，深入讨论“通过何种方法”实现“自然状态的好”与“文明状态的好”的结合。^②

怀特也认为，《爱弥儿》是卢梭全部著作的核心，其中的人性改造工程贯彻了一个总方针，即“必须根据人的理性(reason)来完善人，并始终与他的自然本性保持和谐，这一观点贯穿卢梭的全部著作，赋予了它一种统一性”^③。在怀特看来，卢梭的“自然的好”绝不仅仅是“动物欲望的引导”，自然之所以“是正确的(right)，是因为自然不止是欲望，良知与理性也是它更好的部分，而且我们会发现，良知与理性的职责就是约束欲望”^④。更重要的是，理性有“引导其他一切的高级职责”^⑤，它已经规划好了人性的目的；用怀特的词汇说，是“路线”(itinerary)^⑥，分为必然自由、公民自由与道德自由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内在的理性都能教导人们正确使用某种可以“充实自己的艺术”(art)，保存自己的自然状态，即“生存的艺术”、“权利与义务的艺术”、“正义与法的艺术”。最后人能够达到一种“完全服从理性的法”的终极自由状态，即“我们的意志能够自主地与原理相一致”^⑦。

所以，卢梭教育全部都是自然的教育，“要成为自然的，就是不要迷路；而教育的职责就是防止我们迷路”^⑧。一方面，导师要彻底贯彻“消极”教育，另一方面在理性规定的阶段，适当执行“积极教育”，为自然的有序发展提供条

^① Gustave Lanson, 2006: 22.

^② Wright, 1929: 5,32; 卡西尔, 2002: 31—32; 卡西尔, 2009: 35,47—49。

^③ Wright, 1929: 32.

^④ Wright, 1929: 7.

^⑤ Wright, 1929: 22.

^⑥ Wright, 1929: 22.

^⑦ Wright, 1929: 29.

^⑧ Wright, 1929: 34.

件,爱弥儿就能成为“我们今天的自然人”,他“继承了前人所有的、与之太初的本原(primal principle)相和谐的文化,并避免了一切偏差”^①。

必须承认,怀特准确地把握住了卢梭思想的目的。卢梭确实要求爱弥儿达到与“自然状态的统一”一样的“道德自由状态”或者说“伦理的自然状态”;而且,怀特的三个阶段也是爱弥儿所要经历的。然而,怀特的理解路数的康德式“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了,似乎“大自然的恩典”已经为人类的前进道路做好了全部的预备工作,人只要沿着这个路线走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便是康德的“人是大自然的目的”,其中人也要克服各种对抗、压迫与无序^②;而在怀特这里,这些问题似乎都隐而不现了。

其实,卢梭的“自然神意”只是赋予了人使用他的“潜能”进行自我改造的可能;他的“可完善性”并不意味着,爱弥儿有一套大自然内置的整全的“先验体系”;也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中有“先天安排的世界历史”。卢梭只是认为,大自然赋予了人一种可好、可坏的“潜能”(capacity),作为一个“自由能动者的潜能”(capacity as a free agent)。这里 Capacity,是指一种敞开的、可塑的内在性能与力量,它需要外界悉心的引导与配置,才有可能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潜能。用怀特的词汇,“德性的种子”也是需要人精心培育的,方有可能长成“人格”^③。换句话说,怀特没有充分注意到《爱弥儿》的教育其实是一种积极的“人对人的教育”;因为人世的东西是需要人力去悉心构建的,大自然不为人的错误负责。

怀特的《卢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ousseau*)发表后不久,卡西尔的两本小册子,《让-雅克·卢梭的问题》与《卢梭·康德·歌德》也相继发表。在这两部著作中,卡西尔继承了朗松与怀特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敏锐意识到了怀特研究的“失衡”。卡西尔认为,卢梭的“悖谬”之处在于:人类社会是伤害人的“罪魁祸首”,然而要治愈这些伤害,也只有依靠人类社会的自我改善。^④卡西尔的这一“社会神义论”的论断抓住了卢梭思想的要害,是对朗松与怀特的重要突破,更是理解卢梭思想不可或缺的钥匙。

^① Wright, 1929: 34.

^② 康德,1990: 5—6,11—13,65—67。

^③ Wright, 1929: 35. 此处怀特引用了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杜尔哥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在人的
心中放入了所有德性的种子,我们要做的只是让他们生长而已。”

^④ 卡西尔,2009: 67。

卡西尔认为，卢梭解决“社会神义论”问题的全部希望，最终都归结到一句话，“一切根本上取决于政治”^①。用卡西尔的话说，这个问题“只有在国家之中，并通过国家(in and through the state)才能解决”^②；“救赎时刻的来临，就是打碎当前强制的社会形式，代之以政治与伦理的共同体的自由形式”^③。所以，《爱弥儿》与《新爱洛伊丝》都是在为《社会契约论》奠定基础，为“普世国体”(cosmopolitan constitution)的建立做准备。这也是卡西尔认定“革命的力量来自卢梭”的理由。^④他写道：

我们的努力必须以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为起点，否则就要流于空洞与虚幻，考虑到这一阶段的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同时抵制劫掠与败坏^⑤，如何能够建设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类共同体……回归自然状态的纯一与快乐之路已经封死，但是自由之路敞开着，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踏上这条路。^⑥

实际上，在卡西尔看来，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准确地说，人的“良知”与“伦理意志”是人类社会的最后救命稻草。人类必须使用自己全部创造力，在人类内部与外部，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状态：“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⑦。这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可完善性”的最终目的，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终点。这样，卡西尔就完成了，卢梭的思想“体系”与康德的法治国学说的接续统一。

本书的总体思路与问题意识得益于朗松、怀特与卡西尔三位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卡西尔。确如盖伊教授所言，自卡西尔关于卢梭的著作发表以后，卢梭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但这里也要就卡西尔的观点提两点商榷意见：

首先，《爱弥儿》与《新爱洛伊丝》并不只是《社会契约论》的准备。其实，卢梭的这些“建设性”的著作是一个整体，准确地说，个人“自然”的发展、健康的

^① 卡西尔, 2002: 33; 原文出自 Rousseau, 1995: 340。

^② Cassirer, 1989: 82.

^③ Cassirer, 1989: 76.

^④ Cassirer, 1989: 69.

^⑤ 此处卡西尔的意思是，穷人的劫掠与富人的败坏。

^⑥ Cassirer, 1989: 54.

^⑦ Cassirer, 1989: 82.

家庭生活、市民社会的醇正民风、道德法治国，都是卢梭“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每一个要素都有各自的力量与不可替代的作用效果，并同时构成了其他要素的条件与限度。这是卢梭苦心构筑的“道德世界的力学平衡体系”的精义所在。至于卢梭如何构筑这个平衡体系，如何确立一个让现代人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力的作用的“平衡点”，正是笔者着力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举两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1) “政治”与“风化”关系。卢梭明确指出，二者是一对互为约束、互为建构的社会结构要素，政治可以引导塑造道德风化，但社会层面的道德风化也在制约政治国家的走向。如卢梭所言，“政治与风化(morals)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那些试图分离政治与风化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其中任何一个”^①；“当伟大的立法者(lawgiver)似乎只把自身限定于特定的规章制度时，他还在秘密从事另一些法的工作，这些特定的规章制度只不过是拱门的拱肋罢了，而道德风化(morals)，尽管形成得更慢，最终能成为不可动摇的拱心石。”^②

(2) 国家法律的约束力的来源。卢梭的“道德法治国”的基础，必然是“法”成为每一个人内心遵从的“行动规则”(rule of action)；然而，人们的社会行动之所以能“约之以一”，其根源是“爱弥儿”在自然教育中对“力”的必然性的服从。用卢梭的话说，“各国的法律，如果能像自然法一样，具有一种不可弯曲性(inflexibility)，没有任何人力能够克服，那么对人的依赖就会再次变成对物的依赖。”^③反观卡西尔的主张，可以说康德倡导的法治国理念，似乎让他拔高了人的创造力与国家在卢梭思想体系中的位置，甚至有“斩断自然神的头颅”、“为自然立法”的嫌疑，因而偏离了卢梭要结合“自然状态的优点”与“文明状态(civil state)”的目的。所以，卡西尔笔下的卢梭更像一个“康德的卢梭”，与其说卢梭是革命派，不如说康德是一个革命的“法哲学家”。

其次，如马克思所言，卢梭是不向现实做任何妥协的，但这不等于卡西尔所说的那样，卢梭完全忽视了“经验派社会学家”的问题。^④ 卢梭只是认为，“法”的问题与“事实必然性”的问题不能混淆，但也不能仅“执其一端”。在很大意义上，恰恰是卢梭对“社会事实”的重视与肯定，有力打碎了政治哲学鼓吹

① Rousseau, 1979: 236.

② Rousseau, 1997b: 78.

③ Rousseau, 1979: 85.

④ 卡西尔, 2002: 41; 马克思。

的基于人的恒定自然的理性设计。^① 至于卢梭如何处理法与“社会事实”的关系，即，如何在普遍的意义上，用法的原则来改造既有的“社会事实”；如何在特定的问题上，在法的限度之内，尊重既有的社会事实。“社会神义论”一章还要就此问题做进一步辨析。

① 吴增定,2003:274。

CONTENTS**目****录**

导论 卢梭的思想体系及自然的位置 / 1

一、卢梭思想的精义 / 1

二、卢梭论自己的“思想体系” / 2

三、各种“主义”之争与“乌托邦”学说的简评 / 4

四、对卢梭思想“体系”研究者的回顾 / 7

第一篇 文人风化与人的变形

本篇导言：卢梭与巴黎文人社交生活的格格不入 / 3

第一章 科学艺术的复兴与“文人精神” / 6

一、“科学与艺术”的真假 / 6

二、文人：从“宫廷小丑”到“文化领袖” / 7

三、18世纪中叶的“文人精神” / 14

第二章 文人精神的“弥漫成风” / 19

一、文人精神弥漫成风的社会机制 / 19

二、“风化力”的作用效果：德性的败坏 / 21

三、卢梭与文人的交锋 / 26

四、再论《一论》的主旨：从文人到一切扭曲人性的社会体制 / 28

第三章 卢梭的“社会神义论” / 31

一、恶的来源：神学人类学、机械人类学与科学人类学 / 31

二、批判止于文明社会的“流毒” / 39

三、否定社会的自然正当、确立社会的“善恶同体”性质 / 41